

WU YI SAN XING DONG

5·13行动

王宝林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(皖)新登字04号

5.13行动

王宝林 著

责任编辑：王玉佩

出版：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金寨路283号)邮政编码：230063

发行：安徽省新华书店

印刷：安徽省书刊印刷厂

开本：787×109² 1/3²

印张：8

插页：2

字数：150,000

版次：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6600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6-0745-9/I·668

定价：3.70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内 容 提 要

死去的漂亮女子，突然给活人写信；在众目睽睽下跳湖游泳的英俊小伙，再也没有露出头来；盗贼潜入金库行窃，警铃却没有响；古时的黑松林是强盗出没的场所，如今的黑松林又笼罩着恐怖的气氛；被害者的红宝石耳坠，居然还熠熠闪烁着绚丽的光彩；5.13引发的凶杀案，幕后竟隐伏着美女蛇……扑朔迷离的案情，将读者引入一个奇特的境界：少女受辱，愤然拔出利刃；恋人被害，使其丧失理智；贪财者，有他的辛酸过去；行凶的，竟能滴下善良的泪水……复杂的案情，隐含着复杂的人生。弹光刀影，聚幻成警钟长鸣……

目 录

死人的来信	1
溺尸疑案	16
金库盗案的阴谋	36
揭开谋杀的帷幕	57
证据	83
目击者	102
红宝石耳坠	111
恐怖的黑松林	141
5.13行动	189
后 记	247

死人的来信

冯溶水收到一封信——一封死人的来信！

他不信神，也不信鬼，更不信死人会复苏。然而面对现实，面对这封死人的来信，他却惊吓得不知所措。他仿佛看到了一个周身湿淋淋的女子向他走来，似乎已嗅到了她身上散发的血腥味……他哆嗦地拆开封面熟悉的信封，顾不上观看内容，惶恐地翻看签名：——路玫！两个字如同闪着两支寒光的箭，射入他的眼帘。天哪，果真是她——这个已死去半年之久的女子！他骤感身上一阵冷峭，连毛孔里如飕飕地透着凉气，脑壳像炸开了花，迸出了最后的一点思维。……

一进屋，冯溶水便发觉书桌上有一封信。甬问，准是母亲收放的。自从冯溶水的第一篇推理小说《在谜的漩涡里》发表后，差不多每周总能收到几封信。内容大多是请他谈谈创作体会，和他商榷作品内容，以及赞扬、恭维和求教之类的话。每当他收到这些信件，这个刚跨入文学门槛的青年，总按捺不住激动之情，非一气读完不可。

冯溶水掀亮台灯，一天的疲劳在灯光闪耀的一瞬间蓦然消失。他拿起一封信。这封信信封别致，印有垂吊的柳丝和兔水的鸳鸯。信件的笔迹清秀但略显松散，不用细想，这准

是一位女姓的手迹。从不太老练和略显松散的笔划来看，冯溶水猜想写信人，不是个年纪较轻，就是位不常摸笔的人。自冯溶水钻上推理小说后，只要逢人遇事，他总爱作番推测。

他打开信件，里面倏地掉出一张姑娘的秀照，仔细一看，原是封求爱信。

在此之前，冯溶水也曾收到过一些求爱信，但没一封能像这封倾吐如此炽烈。光那张迷人的秀照，就足使一般男子为之倾慕。姑娘头发浓黑发亮，身姿妩媚动人；瓜子脸盘，一双脉脉含情的大眼睛；上翘的鼻尖，薄薄的朱唇，乍看上去，酷似一位影坛新星。

要按往常，冯溶水准会婉言回复。“史无前例”中，父亲被打倒后，初恋在他纯真灼热的心灵中，投下了冰冷的阴影。尽管他现已二十八岁，但仍不急于恋爱，他想抓紧时光，静心钻研文学，使群众喜读的推理小说，在中国以新的面目展现。他一想到被人冷落的岁月，一想到父亲平反昭雪补发工资，特别是他的小说发表后，说媒、求爱的人纷沓而至，这骤间的变化，更使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怅惘、忧虑和伤感。因此，他越发不愿忙于恋爱。

然而，这次冯溶水却一反常态。他翻来复去地看着来信，一遍遍地凝视着照片。为何这封信能撼动他这颗冷闭已久的心扉呢？与其说是姑娘那张迷人的秀照，还不如说是姑娘对推理小说的见解。她能把冯溶水的作品，与英国的柯南道尔和克里斯蒂，日本的松本清张和森村诚一，以及美国的奎恩等人的作品，加以比鉴，她说他的作品，不仅情节起伏跌宕，扣人心弦，具有引人入胜的悬念，并且充满人生哲理，使人

看后难以忘怀。这样的评点，除了评论家之外，能出于一位姑娘的口中，怎能不叫这个热衷推理小说的青年，思沸情涌呢！这不正是他所渴望寻求的知音吗！冯溶水认真地记下了相约的时间和地点，专注地看着姑娘的签名：——路玫！多么悦耳动听的名子。

路玫、路玫……冯溶水不觉默吟了几遍。

公休。冯溶水步入公园，转到绿水环抱的赏花亭。他踏过清水微澜的拱桥，越过姹紫嫣红的花亭，穿过盆景百态的长廊，绕到傍水垂柳边。那里柳梢轻拂，安谧恬静，柳下倚着一位姑娘，她不时把手中的石子投入水池，两眼滞滞地望着随波浮动的落叶和悄悄扩散的涟漪。大概听到响声，她扭过脸来。路玫，是她！冯溶水看见了那副和照片一样清秀的面容。他缓缓上前，腼腆地说：“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”

“噢，没什么。”路玫下意识地摘片柳叶，目光不时瞟着这位只闻其名，未观其貌的人。他个子不矮，该有一米七五，消瘦，有点驼背。两道浓眉，五官端正，可惜是小眼睛，但很亮。衣着和普通人一样，整洁得体。“我们走走好吗？”路玫柔声细语地说。

顺着水边，他俩缓步走着。冯溶水感到脸很热，心跳也快，连呼吸都有点接不上气。他偷眼瞧瞧路玫，虽说没有照片上那样俏丽，倒也婀娜轻盈，楚楚动人。只感那身打扮有点艳丽。她穿着银灰的西服上装，露出翠绿的衬里，下罩浅蓝色筒裤，足下一双红色高跟皮鞋。她一边走，一边不时捋着柳叶，脸上浮着淡淡的红晕。

他俩一问一答地小声交谈。冯溶水告诉路玫，自己是机

器厂的车工，家里患病的母亲。他也探到路玫在电子公司工作，家里除父母外，还有个开汽车的弟弟。初次见面，路玫给他的印象颇不错。特别是中午在饭馆用餐时，路玫把兜里的零钱，一个不剩地掏给一个失去双亲的小女孩，这举动使冯溶水很受感动。临别，路玫赠送冯溶水一支装在精巧盒内的“英雄”钢笔，说定不打电话，希望暂时保密。到底是姑娘家，总比小伙子有心。

二次见面，冯溶水馈赠她一副装在黑绒盒里的银耳环。虽说并不值钱，但现在却不多见。

随着他俩约会的增多，关系的亲近，交谈话题的增广，冯溶水发觉路玫对推理小说并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。还发现她内心世界空虚、颓废，甚时还流露出玩世不恭、放荡不羁的神态。

一天散步，路玫卷着高髻的发型，身着艳装异服，身上香气扑鼻。冯溶水隐感不悦，他不喜欢花俏的打扮，曾多次想让她扎个小辫，可一直未能启口，总觉干预这些未免过份。如果就此而言，那还不会影响他俩的关系，使他恼怒的是她的那些话：

“你出了名，就有机会出国，可到国外开开眼界，享乐享乐了。”她言语里溢露着渴求的欲望。

“为什么非要到国外？中国不也很美吗！”冯溶水有点不快地说。

“可她贫穷！落后！”她冷漠地说道。

冯溶水的心猛地被刺痛了。半个多世纪，有多少人为她挣脱三座大山的枷锁，甩脱贫穷落后的帽子，浴血奋战，前赴后继；又有多少人毅然抛弃国外舒适的生活，千辛万苦地

回到她的怀抱，为她的富强、昌盛而忘我工作。可有谁嫌弃她贫穷、想要脱离她呢！

“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！”他语调激动，“正因为国家贫穷，才需要我们去发奋建设。”

“大话！”路玫讥嘲道，“现在谁不想出国，这个代表团，那个代表团的。有的四处拉关系、找路子，甚至还偷渡。我不信你不想！”

她那嘲弄的口吻，大大激怒了冯溶水，他愤愤地说：“家犬尚能不因贫寒而脱离其主，何况我这个热血的青年！”

路玫呢，既不发火，也不争辩，只是不屑地乜斜了他一眼。

对面，几个妖装男女拎架录音机招摇而过。录音机里放着“迪斯科”舞曲。

“你会跳舞吗？”路玫问。

冯溶水以为这是路玫为打破沉闷有意找的话题，顾盼她，发觉路玫扭脸后顾，身子随着舞曲在晃荡。

“我可不会跳那种舞。”冯溶水悻悻地说。

路玫转过脸来，讥诮道：“可你小说有舞会和舞姿的描写！”冯溶水不想告诉她那是出于写作的需要。路玫见冯溶水没回答，嗲声嗲气道，“没听说吗，跳舞轻飘飘、软绵绵，可消除疲劳。嗯……是文明的象征。”

冯溶水并不反对跳舞，但他厌恶那些迷恋舞会，精神本来空虚，反以文明、高贵自居的人。他故意反唇相讥：“都去轻飘飘、软绵绵，谁来出大力，流大汗呢！”

“……”

诸如此类的谈话不断发生，他俩之间的关系，尤如一只

刚起锚离岸的小船，正待加速行驶，却又意外搁浅了。

冯溶水见路玫最后一面是6月30日，翌日“七·一”，因而他记得很清楚。

那天夜里，下着大雨，冯溶水正躺在床上看书，忽听有人敲门。他披着衣服，开门一看，竟是路玫。她打扮的相当娇艳，只是神色有些恍惚。

“我回不去了，想在你这里临时住下，行吗？”路玫一进屋就呢喃地说。

“那……那好吧。”冯溶水很感意外。他从床上拿起书，“你就睡这儿，我在外间加个铺。”

“别别，”路玫声调异常，“我……我一个人害怕！”

“害怕？”冯溶水不明白她怕什么，他发难了。这深更半夜，外面又下大雨，找谁陪她呢？想来想去，只有患气喘病的母亲。“那让我母亲陪你？”冯溶水犹豫地说。

“不不，”路玫神态更加慌乱，“你……你陪陪我吧”。说着，她抱着冯溶水，把脸紧紧地埋在他怀里。冯溶水头猛地一嗡，身上一股异热。这太突然了！她今天怎么啦？害怕？她一定遇到了什么事？他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。

“好吧，我陪你。”冯溶水把路玫扶到床上，“睡吧，别害怕，我守着你。”他穿好衣服，关掉大灯，伏案看起来，同时，又不放心地面窥着路玫。他见路玫在看他的日程表，之后一阵翻身，慢慢平息。不久，他伏案迷糊着了。待冯溶水一觉醒来，才发现床上空无人影，路玫不见了。

一天，二天……冯溶水犯疑了……

冯溶水向电子公司挂了电话，对方答话是个女的，听声

音约有四十岁左右。

“哦……我们这儿没有叫路玫的，……有个叫路迷的，是男的……”

冯溶水困惑不解，他想作家有笔名，或许路玫也是假名。他拿着路玫的照片，乘车前往电子公司。在车里听人议论有个姓许的姑娘跳河自尽，他并未在意。到了电子公司，又奔向所属的几家元件厂，竟得个“查无此人”。

返途的车里，冯溶水满腹疑团，到现在还不知她的住址，每次问起，她总莞尔笑答：“到时，我会请你去的。”对她神秘的失踪，他开始胡思乱想：难道她是骗子？可又骗了什么！出外费用，大多是她支付，自己无非送她一副银耳环，那值不几个钱。何况她还送给自己一支高档“英雄”金笔。如果不是骗子，那她为何要隐瞒工作单位？……

“码头附近有个姑娘跳河寻短见，是嘛？”

“可不，就是我儿子矿上的！”

冯溶水前面两位妇女正在交谈。因有噪声，她俩话音很大。“又是这事！”冯溶水心烦地嘀咕着。然而，她们的谈话，像着魔似地，一个劲地钻入他耳中。

“姑娘叫许妹，被父亲骂了几句，——父亲也是西区四矿的。就这点事，你看值得吗！”

“是呀，姑娘的心也太窄了。”

“临死，还戴着银耳环呢！在现在的姑娘中，可不多见。”

“银耳环！？ ”冯溶水几乎惊叫起来。机器厂离码头不太远，他怵惕了。难道许妹就是路玫？路玫——许妹，耳环——耳环，害怕——自尽，他这样的等联起来。

车内一阵颤晃，冯溶水从乱思中惊醒，他想再细打听，这才发觉那两位妇女不见了。……

来到西区四矿村，冯溶水没用多时，便寻到许妹家。他见门口有几个邈邈孩子在玩弹子，屋里有位矮小的妇女在忙活。

“对不起，打扰了。这是许妹家吗？”冯溶水问。

“是，你……”那位妇女抬起皱纹细密肤色发灰的脸，用那双温善的眼睛打量着冯溶水。

怎么回答呢？冯溶水难以启齿，对面无疑是许妹的母亲。他支吾道：“是同学，……噢，是朋友。”

那位妇女和善地把冯溶水让进屋。冯溶水一进屋，就注视着墙壁上的镜框，他希望能看到路玫的照片，但又害怕照片出现。

“受累了，请坐。”她哀戚地叹口气，凄怆地说：“养这么大，没享上福，到先……”她悲恸地啜泣起来。

“怎么没见她的照片？”冯溶水诧异而又迷惑地问。

“全让她老子烧了！”那妇女有气无力地说，“不知在哪听说妹子在外胡来，他又是打，又是骂，硬是给赶出了家门。”她抽噎了一下又说，“这怎能光怪孩子呢！他做父亲的，就知喝酒、打牌。……我养了七个，妹子老三，我这顾大不顾小的。……刚大点，一个挨一个地下放、待业。……好不容易给她安个工，虽说不是正式的，好歹也是个工。可她放着工不做，整天在外跳舞、鬼混，半年多没上过班，谁知啥时学坏的……”那妇女又是一阵啜泣。

通过询问，冯溶水得知，许妹是二十八日离家，七月一

日上午发现尸体，因是自杀，当天下午就火化了。冯溶水想到三十日雨夜，许妹悄然离别的情景，心里一阵凄然。怪不得雨夜她那样梳妆，怪不得她精神恍惚，口言害怕；怪不得她要让他相陪，原来她是来痛苦诀别，是想从他这儿得到最后一点人生的温暖和欢乐，可他竟没能察觉。他的眼睛湿润起来……

“你不要看照片吗？她小屋里有本照片！”许妹妈说。冯溶水跟她折进加盖的小间，在桌屉里找到那本影集。冯溶水惶然地翻开。第一面里一张和送他一样的秀照，映入他的双眸，他心中又是一阵酸楚和悲凉。后面零星的又见几张，他想，这几张可能就是幸存者吧。他翻到最后一面，上面有十三张照片，全是年青的小伙子。有两张未夹贴，其中一张反着，背有一溜黑字：章爱银，化工三厂工会干事，1981年4月13日。再看那张，也写着不同的姓名字单位和日期。冯溶水也好奇地取下另外11张，竟张张如此，觉得真是怪事。这念头只一闪而过。

“你喝水，看我尽顾说话了，”许妹妈端来杯水，歉意地说。冯溶水合上影集，接过茶杯，放在桌上，身像触电般的一颤，他看见了那个盛银耳环的黑绒盒。取之打开，里面是空的，他怅惘地放回。这时，他才注意到桌上有二个药袋和一张“青霉素”注射卡。斜瞅一眼，竟是许妹的。他不由拿起，发现注射日期是6月30日，他陡然惊诧起来。

“这是许妹的？她生病了？”冯溶水问。

“是她的，”许妹妈说，“在外着了凉，30号晚上，她回来拿东西，我还瞧她吃药呢，问她，哼也不哼就走了。”

冯溶水听后，不禁惊诧起来。一个准备自杀的人，死前

会去注射，还没忘吃药，这不符合逻辑。他像写小说那样推理起来。如果不是自杀，那是什么原因？他猛然想起影集里的十三张男青年的照片。他想，收集照片，大抵是相识的，既相识，何又作姓名、单位和日期的详记。况且不是一张、二张。许妹之死，是否会与那13个人有关？冯溶水认真地细付、推断起来。……

按照片上最新的日期，冯溶水准备先到机器厂附近的化工三厂，找工会干事章爱银。

章爱银，29岁，新提升为工会副主席，又交上了厂长的女儿，是个精明强干，前程似锦的青年。

“你认识许妹吗？”冯溶水见他迷惑不解，又说，“就是路玫！”

“路玫！”章爱银白多黑少的眼睛里闪着惊恐的神色，但那只是一瞬间。“不认识，什么事？”

“不认识？”冯溶水怀疑地重复着。“就是她！”他掏出那张随信寄来的照片，递给章爱银。

“嘿嘿，不认识。”从他那微颤的嘴唇里，勉强地挤出几声干笑。

“可她怎么有你的照片？还写着姓名、单位和日期！”冯溶水追问。

“啊！……”章爱银显然没有料到，他那张漂亮的方脸，惊愕的有点走了形。旋即，他又强作镇静，“我怎晓得……也许……也许是我朋友或同事送她的。……反正我不认识这个人！”他惊悸地把照片还给冯溶水。

冯溶水按照片上的单位和日期顺序，连找8人，出乎意

料，像事前有约似地，8人的回答大同小异。

当他找到第9人时，他不愿再像前8人那样兜圈子了，他准备摊开直说。

“不认识！”不等对方“不”字出口，冯溶水就抢先说出。他用眼睛死盯着眼前这个黄发青年，“少来这一套！”他冷冷地说，“路玫死了，是被害死的。我在她那里发现13张男照片，上面写着姓名、单位和日期，”说着，他从随身所带的本子里，拿出那些照片，翻出一张，在对方眼前晃了晃，厉声说道，“其中就有你的！”他见对方张着嘴，一副僵板的神态，又继续猛攻，“从照片日期推算，路玫之死，可能与你无关，但不是没有瓜葛。”冯溶水有意停了一下，用带有要挟和诱惑的口语说，“你不说，我可另找别人，反正还有12个。你如说了，我可还你照片，替你保密。”他看对手完全动摇了，又追加一击，“那好，请你三思，我走了！”冯溶水故作起身。

“我说，我说！”第9个人终于开口了。“9个月前，我收到路玫的一封求爱信。后来她诱我发生了关系，之后她突然失踪。我也不知她住哪儿，找到工作单位，都说没这人。2个月后，她突然又来信，说是怀孕了，如不按数把钱送她，她决不上医院，还要去上告。所以我只好把钱……”他沮丧地低下头。

冯溶水听罢，惊骇万分，他作梦也没想到许妹竟是个流氓、骗子。他这才明白许妹雨夜来找他的真实意图，幡然明白了许妹之死的真正原因。他把案子连同那12张照片，端给了公安局。

在此后的3个月里，冯溶水根据自身的奇遇，写了一篇题

为《奇特的恋爱》的短篇小说。小说前半部，基本是他亲身的经历。后半部，从许妹雨夜悄离，作了较大的改动。他想路玫既是假名，也就无须另造其名，只把自己溶水，改为熔冰，意是熔化冰冷的心。后半部的故事梗概是这样：

雨夜，熔冰家。路玫自惭形秽，雨夜悄离。熔冰焦虑不安，他按邮戳地区，拿照片一处处地打听、寻找，终找到做“五·七”工的路玫。他不嫌她的工作，鼓励她生活，帮她粉刷家壁，油漆门窗，并送书让她攻读。这种生活充实了路玫原有的生活，她立志悔改，发奋工作，把自己对熔冰的爱，不声不响地捧给他。她用劳动得来的钱，给熔冰买书、买营养品，帮他料理家务，誊写书稿。当这部书出版后，熔冰正式向路玫求婚。路玫惶惑了，她愿熔冰找位贞洁的姑娘，愿他美满、幸福。她忍痛拒绝了他。

熔冰在痛苦中通宵熬夜，忧虑成疾，终于病倒。经诊断是肠癌，他绝望了。路玫得知，泣不成声地赶到医院，她整日护守，为他读书念稿，安慰、开导他。熔冰流泪了，他不愿贻误路玫的青春，劝她另求所爱。路玫哭诉永不分离，侍他终身。医院决定为熔冰作肠切除手术，但血浆不足，路玫苦求医生抽她的血，就是抽干也要保证手术。

手术成功，熔冰康复，他再次向路玫求婚。路玫伤痛地哭了，她说她不配做他的妻子，她是个污秽的人，她告诉了他一切。熔冰不等她说完，紧紧地搂着她，你配，你配，你是我最好、最好的爱妻。熔冰的泪和路玫的泪交融在一起，一个个深情的吻，轻轻地落在姑娘的唇上、脸上……

本来都已完结的事，冯溶水把路玫写活，悔悟，有个圆

满的结局，完全出自一种对光明的追求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但现实生活里的路玫，早已离开尘世。不可思议的是：他居然又收到了路玫的来信！莫非死人真会写信？！当他稳住思绪，看完来信，才知死人是不会写信的。下面是信的全文：

溶水：

原打算从此不再和你见面，也不想给你写信，想永远从你的记忆中消退。读了你的《奇特的恋爱》，才知你已获详情，思来索去，觉得还是写了为好，这样才足以使我心灵上得到慰藉(藉)，请原谅我又去信打扰吧。

我不叫路玫，也不想把真名相告，想必你会谅解。

我是个矿工的女儿，童年是在冷漠和动乱间度过的，儿时留下美好的记忆，全在“史无前例”中扫荡殆尽。我像许多青年一样，不懂得什么是理想、前途、抱负；更不懂得人生的意义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我进了一家街道办的小厂。随着国家经济、文化对外交流的增多，我从电影和报刊上，片面了解到国外竟有那般“美好”的生活。

我的心开始“振奋”起来，我羡慕国外的汽车、服装、生活，以及国外的种种……一次意外相遇了中学的同学许妹，许妹帮我进入了家庭舞会。在那里，我结识了更多的“时髦”